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东南亚研究》第二辑

越南语言文化漫谈

YUENAN YUYAN WENHUA MANTAN

林明华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东南亚研究》第二辑

越南语言文化漫谈

YUENAN YUYAN WENHUA MANTAN

林明华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南语言文化漫谈 / 林明华著.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4.11

ISBN 978-7-5100-8717-2

I. ①越… II. ①林… III. ①越南语—文化语言学—文集
IV. ①H4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9528号

越南语言文化漫谈

项目策划: 陈 岩

项目负责: 卢家彬 刘正武

责任编辑: 程 静 李嘉荟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 邮编: 510300)

电 话: (020) 84459579 84453623

http: //www.gdst.com.cn E-mail: pub@gdst.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00千

ISBN 978-7-5100-8717-2/H·0874

定 价: 58.00元

《东南亚研究》第二辑
《东南亚语言文化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钟智翔

编 委：（以汉语拼音为序）

范宏贵 李 谋 梁立基 林明华 刘志强

祁广谋 谭志词 谢群芳 杨国影 姚秉彦

余富兆 于在照

总 序

东南亚是指亚洲的东南部地区。根据地理特征，东南亚可以分为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部分，包括位于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和位于马来群岛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共11个国家。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南，跨越赤道最南抵达南纬11度。该地区北接东亚大陆，南邻澳大利亚，东濒太平洋，西接印度洋，是沟通亚洲、非洲、欧洲以及大洋洲的交通枢纽，也是中国从海上通向世界的重要通道。

由于地理上的邻近、民族关系的密切和文化上的相通，早在两千多年前东南亚各国就与中国建立了较为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奉行睦邻外交政策，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思想，制定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方针，进一步强调“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

本着这一精神，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展开了各种双边与多边合作，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框架，增进了彼此间的信任。随着2011年11月中国—东盟中心的正式成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务实合作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世界上，像中国和东南亚这样，在两千多年时间里绵延不断地保持友好关系、进行友好交往的实属罕见。这种源远流长的友谊，成为双方加强合作的基础。

作为多样性突出地区，东南亚各国在民族、语言、历史、宗教和文化等方面五彩缤纷，各具特色。加强东南亚国别与地区研究，特别是加强东南亚语言文化的研究与交流，可以更好地帮助国人加深对东南亚的了解。为此，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集东南亚语种群自1959年办学以来之经验，在完成201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东南亚研究》第一辑的基础上，与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一道，再次成功组织并申报了201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东南亚研究》第二辑，本丛书便是该项目的最终成果。

参加本丛书编写的同志主要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东南亚语种群的专家学者，

北京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部分专家（学者）也应邀参加了本丛书的编写。丛书参编人员精通英语和东南亚语言，有赴东南亚留学和工作的经历，熟悉东南亚语言文化，在编写过程中多采用第一手资料，为高质量地完成丛书奠定了基础。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有助于读者加深对东南亚国家国情文化的认识，有助于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

由于丛书涉及面广，囿于资料收集和学术水平诸多因素的限制，书中的描述与分析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恳请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东南亚语言文化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4年10月 于洛阳

加强文化研究 促进文化交流

——代序

林明华教授有关越南语言文化的26篇论文，正摆在我的案头，研读这些文章，我的思绪被带进了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的状态，于是产生了以下想法：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快，消费文化大行其道。然而，世界一体化与消费文化的扩张并不能代表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多元共存才是世界文化繁荣的原动力。不同的史地环境，不同的经济基础，不同的社会条件，决定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和各异的民族习俗。不同的文化理应和谐共处，这种和谐共处不仅体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谅解与宽容，更反映于人与自然、人与信仰、人与环境以及种族与种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各个层面。在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潮流中，应当发现差别、承认差别、尊重差别、研究差别，而不是削弱甚至抹杀文化差别。正因为有差别，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才更有必要；因为有交流，各民族文化才能相互碰撞、相互了解、相互借鉴，沿着趋同与存异的轨道，在和谐共处中谋求共同发展。

国家有大小之分，文化无优劣之别。诚然，由于政治、经济、科技差异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地位差异，不同国别的语言文化范围有大小之分，国际影响有强弱之别。然而，文化是无分优劣的。对不同国别文化及我国与其他国家文化的比较研究，都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多年来，尽管国家对非通用语专业的学科建设一直高度重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非通用语语言文化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仍然面临基础薄弱、资金投入不足、资料匮乏、园地稀缺等诸多困难。进入21世纪以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国内其他兄弟院校一样，逐步加大了对非通用语专业的投入，采取各种措施着力改善其办学条件，非通用语专业的学科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越南语言文化漫谈》的出版，就是非通用语专业学者在科研中取得可喜进步的一个例证。今后，相信国家将继续加大对各高校非通用语专业的扶持力度，支持对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文化以及中外比较文化的研究工作，为人们提供一个对话与沟通的平台。这种对话——民主的对话是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减少纠纷与冲突的上佳选择；这种

沟通——平等的沟通是吸收异国异族文化之精华，传承自身优秀文化的最好方式。

林明华教授是我的老同学，又是我的老同事。他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有幸最早被选送出国留学的优秀学生，1973—1976年就读于河内综合大学。毕业返校从事越南语言文学教学（其间，曾于1997—2001年被借调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担任一秘），任教30多年来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始终坚守着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对越南语言文化进行了锲而不舍的研究，其精神之执着，研习之勤奋，论述之精辟，思辨之锐利，文字之流畅，实为同辈学者中翘楚。例如书中《汉语与越南语言文化》一文，既从微观角度展示汉语对越南语言、文学等层面的深刻影响，又从宏观视角揭示越南文化在全面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氛围中“自觉趋同”与“刻意求异”的发展历程和独到特色，进而论述越南古代文化语境的“汉文化模式”，指出它“在诉求与中国的比肩并列过程中，仍不知不觉地认同了对方，套用对方的思想方法、价值观念乃至表达套话”，见解颇为独到。《金云翘传——从中国小说到越南喃传》一文采用“接受美学”的方法，论证《金云翘传》以中国小说为创作蓝本的动因在于作者独特的“接受屏幕”和“审美经验的期待视野”；较之于中国小说，主题思想方面的因袭和表现手法方面的创新、内容上的本土气息淡薄而艺术上的民族色彩浓厚，构成了越南喃传的显著特征，言前人之所未言。《以禅入诗，以诗喻禅——李朝僧侣诗浅谈》一文则以深入细致的解析见长，如对《渔闲》一诗的赏析，作者写道：诗中“所描绘的画面是那样空旷，所展示的氛围又是那样寂静。‘万里清江万里天’勾勒出一种空阔旷远的意境，‘渔翁睡着无人唤’则衬托着四周景物的静谧无声。诗中的渔翁，泛舟江上却意不在鱼，你看他自管坦然酣睡，任由小舟在水面上随波漂荡，任由雪花洒落了一船。客观物境的静谧空灵与主观心境的恬静超然有机地融为一体，一个‘闲’字把禅家那种澹泊无心、闲适自得、任运随缘的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即使在论述语言文字问题——如喃字的界定、特征、发展走向和演变规律等理论时，著者的文章也写得颇富可读性而毫无晦涩枯燥之感。如论及喃字始终未能担负起越南国家正式文字重担之表述：“它作为一种‘土’字，却陌生于普通百姓，只为某些文人骚客所用。它能用以创作出民族古典文学的名篇，可又一直攀不上国家正统文字之高位，命运可谓多蹇矣”（见《越南文字浅谈》）；或剖析喃字消亡原因的一段文字：“如果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如果没有拉丁化拼音文字的出现，能创制出这种文字并以它创作出不朽的文学名著的民族，一定能够通过多代人的不懈努力，通过不断的更新改进，使喃字渐臻于成熟。可惜，历史并没有给它提供这种机会。”（见《喃字演变规律及“消亡”原因管见》）读

来令人如饮清醇。

林明华教授研究的范围是相当广博的，覆盖了越南语言、文学、文史、中越比较文化、教育和国情等领域，而且几乎每一领域皆有佳篇推出。这种涉猎与研究范围的广博，固然是他所从事的专业特点、境况和学科建设需要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他的个人阅历与兴趣使然。治学无一定之规，既有由博返约，亦有博约并进，然而创新始终是科学研究的精粹所在。衷心希望明华在今后的教学与研究中更上一层楼，推出更多独具创见的成果，为我国非通用语专业的发展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值此林明华教授的《越南语言文化漫谈》出版之际，欣然写下以上文字，是以为序。

徐真华

2014年5月

目 录

CONTENTS

汉语与越南语言文化	1
汉文化对越南影响琐谈 ——读书札记三则	15
越语俗语与中国文化刍议	22
我国栽种槟榔非自明代始 ——对《中越关系史简编》一则史实的订正	28
槟榔与中越文化交流	32
漫话越南人的姓氏字号	40
越语话题标记THì	47
越南文字浅谈	57
喃字界说	63
喃字演变规律及“消亡”原因管见 ——兼与罗长山同志商榷	68

关于喃字问题的反辩 ——与罗长山同志再商榷	78
汉越词初探	85
越语短语与句子分析	93
越语称谓与人称代词	98
《胡志明遗嘱》及其汉译问题	104
越南古代文学略述	112
中国文学在越南的传播	119
《金云翘传》 ——从中国小说到越南喃传	141
越南古典名著《征妇吟曲》评说 ——兼谈汉文化对《征妇吟曲》的影响	157
《感兴》诗试解 ——兼谈赵佗在越南的影响	168
中越文化交流的结晶 ——读胡主席汉文诗有感	173
以禅入诗 以诗化禅 ——越南李朝僧侣诗浅析题	179

港台武侠小说在南越	186
越南华人汉语文学的新斩获	
——读《湄风雅吟》有感	190
从另一角度透视战争	
——越南当代短篇小说谈片	195
并非历史的简单再现	
——评越南长篇历史小说《胡季犛》	204
后 记	213

汉语与越南语言文化

在与日本、朝鲜等国并称为“汉文化圈”国家之一的越南，汉语言文字对其的影响是全方位和极其深刻的。越南文化的各个层面，包括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等，都深深浸润于汉文化的影响之中，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翻开越南文化发展史，第一种书写符号以及越南封建国家建立后使用的正式文字始终是汉字；第一篇文学作品、第一部历史著作乃至许多文化典籍均以汉字写就；历代科举皆以汉字为工具，以儒家经典为科试内容……设若没有汉语汉字，越南文化史势必重写而呈现出另外一种风貌。

因此，对汉语在越南的播迁与影响的全面体认、揭示和阐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本文将从汉语在越南的播迁、汉语与越南语言文字的发展、汉语对越南文学的影响和汉语与越南古代文化语境等四个方面展开表述。

一、汉语在越南的播迁

汉语输入越南的历史，目前确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多年。两千多年来，汉语在越南的播迁史和中越两国关系史，基本上是重合的。为了便于陈述，我们将其大致划分为如下几个历史时期：

郡县时期 秦代，中国五岭以南直至现今越南中部地区统称“南越”，而当今越南中部以北地区则称“瓯雒”，后来史书所称“交趾”、“安南”亦指此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在今越南中、北部）三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①。象郡的设立和中原人移居“瓯雒”地区，开始了汉语传入当地的历史。

公元前207年，秦亡。南海尉赵佗乘机出兵，兼并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部”^②，治理该地，“甚有文理”，越南史

^①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

^② 《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二，《赵纪》。

家因此持赵武帝“有爱民之仁，有保邦之智，武功慑乎蚕丛，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①之说。“南越国”时期，汉语在越南的传播，较之秦代，无疑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平定南越；设交趾郡，下辖南海等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畛域均在当今越南的中、北部地区。汉政权亦如秦代，“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②，并于公元1—5年以锡光为交趾太守、公元29年以任延为九真太守，在斯地“建立学校，导之礼仪”。^③史称“岭南华风，始于二守”^④。尤其是广西苍梧人士爰，于公元187—226年间出任交趾太守，设塾讲学，“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⑤，“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⑥，被后代越人尊为“南交学祖”。东汉末，中原军阀混战，民众揭竿而起，“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⑦，经学大师刘熙，著名学者牟博，儒林名士许靖、许慈、程秉、薛综等人纷纷南下，荟萃交趾，或隐居，或从政，或授徒，或游学，以各自的方式传播汉语和儒家、佛教文化，大大促进了交趾地区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有汉一代，汉语伴随着人员交往及行政、教育等多种途径，通过口头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输入越南，其规模前所未有的。

如果说汉代是汉语输入交趾的第一个繁荣阶段的话，那么唐代则是汉语输入安南的顶峰时期。从三国至隋朝，交趾地区虽然一直隶属北方政权的管辖之下，但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这种隶属关系实际上已相当松散。到了唐代，中央政府对地区的控制才得到了加强，唐朝在安南强化吏治，大举兴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通过科举形式选拔安南士子在当地或入朝做官。宦途失意的唐代诗人杜审言、沈佺期等曾被贬谪而流放安南，安南人士北上与内地文人交游者亦不乏见。这一切都为汉语和汉文化的传播敞开了通道。唐代汉语之输入安南，以其规范性、系统性及规模之庞大而远盛于前期，输入越语中的汉语词汇的读音体系，正是在唐代形成和固定下来的。

秦朝至唐代的一千余年，被中越史书称为越南的“北属时期”或“郡县时期”。在此期间，随着交趾地区被纳入中国版图，汉语作为官方语言传入该地，逐步得到推广应用。应强调指出的是，郡县时期，汉语在交趾地区决不仅仅是单纯的词语和文字输入，汉语作为一种先进文化的载体，在“化训风俗”的目的驱动下，连同它所负载的中原文化一起输入进去，深深扎根于交趾社

① [越]黎嵩：《越鉴通考总论》。

②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③ 同上，《南蛮传》。

④ 同上，卷七六，《任延传》。

⑤ 《殊域周咨录》卷六《安南》。

⑥ 《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三，《士王纪》。

⑦ 《弘明集》卷一，《理惑论》。

会。语言与文化的双重影响，为郡县时期结束之后汉语在越南的继续传播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封建国家独立时期 唐朝末年，王室衰微，藩镇割据，为交趾地区提供了豪强崛起，争取摆脱“内属”、走向独立的良机。继曲承裕、杨廷艺、矫公羨、吴权等人走马灯式的拥兵自重、尝试自立之后，公元968年，丁部领削平安南境内“十二使君之乱”，建立起“大瞿越”国，开辟了越南独立建国之新纪元。

然而封建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终结汉语在越南的传播历史，反而将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诚如越南当代著名学者邓台梅先生所说：封建国家独立时期，“存在着一种初看上去似乎是悖逆的现象，即当越南获得自主后，汉学的传播竟比内属时期更为兴盛”，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越南）封建国家从儒学中找到了一种能以维护统治阶级权力的牢固的意识形态”，因此，“汉学遇到了发展至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之良机”^①。汉学的传播无疑是汉语为之鸣锣开道的。不同的是，郡县时期，交趾社会对集官方语言和强势文化载体于一身的汉语的接受，是作为封建开化的工具被外力引入的，因而多少带有不由选择性质；独立时期越南封建统治阶级对汉学和汉语的接受，则既是一千多年的“先入为主”因素使之然，也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因此，它完全是一种自觉行为。

从10世纪中叶独立建国至19世纪下半叶最终沦为法国殖民地，此间九百多年，越南历代封建王朝一直与中国保持着藩属国与宗主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曾数百次遣使北上，称臣纳贡，请求册封。建国之初，佛教虽被越南封建王朝列为国教，但执行的实际上是“以佛治心，以儒治世”之政策；公元1070年，李朝（1010—1225年）在河内“修文庙，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画七十二贤像，四时享祀，皇太子临学焉”^②，1075年开始实行中国式的科举取士制度。自陈朝（1226—1400年）中期以降，佛教逐渐式微，儒教日益受到尊崇，尔后彻底占据了统治思想地位。13世纪，越南“民间俗字”喃字开始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但封建统治阶级仍以汉字作为国家正统文字，喃字被迫置于边缘文字地位。历代越南知识分子，不论是信佛还是尊儒，读书求学还是著书立说，应举入仕还是隐居山野，毕生均与汉语汉字结下难解之缘，不精通汉字者，将无从安身立命于当时社会。传入越南的中国典籍和历代越南作者以汉文书写的著作，共同构成了极其重要的越南文化资源和学术资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宋、元、明、清诸朝代，汉语继续保持着源源不断地输入越南的局面。

① [越] 邓台梅：《关于一个文学时代的几点体会》，载《李陈诗文》第一集，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4～35页。

②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三，《李纪》。

近现代时期 1858年，积贫积弱的越南封建王朝，被法—西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大片国土相继沦陷，至1885年，一纸《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终于使越南完全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

在法殖民主义的铁蹄踏上越南这片沃土之前，16世纪时，西方传教士们便已陆续进入越南从事宗教传播活动，并创制出以拉丁字母记录越语发音的越语拼音文字“国语字”。法帝国主义完成了将越南变为其殖民地的“伟业”之后，为了割断越南与中国之间历史悠久的政治、文化等传统关系，也为了全面推行其殖民地政策，在确立法语的“宗主国语言”地位和逐步建立起西方化的教育制度的同时，强制推广应用越语“国语字”，进而于1917年取消科举，废除汉字。历史的翻页给汉语在越南的传播带来转折，汉字不复占据越南正统文字的地位，汉语的影响也逐渐被削弱，但这种影响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

越南文字改制之所以未能终止汉语在越南的影响趋势，主要原因一方面固然在于文字的改制并不意味着词语的更替，即使换了一种新的书写符号，越语中存在的大量汉语借词却无法抹除、摒弃，仍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广泛应用，它所导致的结果只不过是迫使汉语以词语和文字相脱节（即不再用汉字而是以国语字来书写越语中的汉语借词）的形式在越南继续传播。更重要的另一原因是，当越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需要向别的语言借用新词以充实自己的词汇库时，汉语仍然是越语主要的借词来源，中国出版的各种文本仍是此一时期词语输入的主要渠道。如在20世纪初的越南资产阶级改良维新运动中，康梁等中国维新思想家的著作仍秘密传入越南；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中国三联书店等出版社的出版物在西贡、河内等地重获流行；“八月革命”胜利前，不仅有《离骚》、《唐诗》、《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许多中国古典诗文作品和大量的武侠小说被越南文人译成国语字读本，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冰心、曹禺等人的部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作品，也得到一定的翻译、介绍；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中越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更是进一步密切。借助于上述中国出版物的引进、翻译、流行和两国传统关系的恢复与发展，越语继续从汉语中借取了许多新的词语，包括以汉语为中介向别的语言借取词汇，这种趋势直到当下仍未完全消失。

二、汉语与越南语言文字的发展

据最早透露中越文化交流进程中关涉语言交往信息的《尚书大全》一书记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太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需要借助“象”这种古代通译南方各民族语言的官员，历经数层翻译才使交趾以南地区与周朝得以传通，可见上古时期越语与汉语之间

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今天，人们除了知道上古越语与越南少数民族芒族所操的芒语有许多相似之处及若干初略情况外，已无法具体准确地描述其原有面貌，个中原因，既缘于语言文字资料的匮乏，也因为汉语的传播与影响已导致越语在其发展历程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后人难以掸去历史的尘封而还其原貌。

关于汉语对越南语言的影响，可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简略考察：

语音层面 上古越语只有三个声调，锐声与重声、平声与玄声、跌声与问声是合而为一的。汉语输入之后，汉越语音体系的确立才使越语最终分化成了六个声调。上古越语只有清辅音，由于受汉越语音的影响，它才逐渐形成浊辅音（越语22个辅音中浊辅音占了10个）。仅此两点，已足以看出汉语对越语语音层面直接或间接的深刻影响。

词语层面 汉语在词语层面对越语的影响集中体现为输入越语中的汉语词汇。根据输入的不同年代，人们一般将其划分为“古汉越词”和“汉越词”两类。

“古汉越词”亦称“前汉越词”，主要以汉代输入的汉语词为代表。“古汉越词”的越化程度较“汉越词”高，在语音形式上与“汉越词”也有所区别，如：“车”（xe，“汉越词”作xa）、“碑”（bi，“汉越词”作bia）、“肝”（gan，“汉越词”作can）、“飞”（bay，“汉越词”作phi）、“夸”（khoe，“汉越词”作khoa）、“鹅”（ngan，即“雁”，《说文》曰：“雁，鹅也。”“汉越词”作nga）等。“汉越词”指的则是唐代及唐代以降输入越语中的汉语词，其语音体系是在唐代汉语音系基础之上形成的，法国学者司马帛洛说过：“从第九、十世纪的汉语出发，形成了汉越音”。^①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也曾指出：“唐代在越南建立学校，强迫学习汉字”，“汉越语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②

现代越语中保存下来的“古汉越词”为数已经不多，而“汉越词”的数量却极其可观。我们认为，不论是“古汉越词”还是“汉越词”，均属源自汉语的借词，不妨以广义的汉越词统辖之，本文所论及的正是广义的汉越词。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汉越词已经消亡或成为旧词语，如“天子、朝廷、宰相、知府、状元、探花、登基、圣旨、册封、条陈、臣服、归顺、讨伐、班师、兵马、粮草”等等；有些则在语言发展进程中被地道的越语同义词所替代，或只用于风格受限的个别场合，如“日月、风云、山岭、雨水、人、爱、喜、怒、愁、海”等等；也有些语义已发生很大的转移变化，与原义的联系或已迥然不同，或仅依稀可辨，如“仔细、曲折、困难、到底、究竟、伤害”等等。从现时眼光看，存在于现代越语中的汉越词既包括部分基本词

① [法] 司马帛洛：《越南语音史研究》，载《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集刊》第12集，第14页。

② 王力：《汉越语研究》，载《汉语史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29页。